周官析疑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

司服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亦如之謂冕之旒數及衣裳韠舄之制皆同若夏秋迎氣之祭決無服大裘之理屨人職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而況裘乎如卿大夫之凶服加以大功小功於士曰其凶服亦如之而不言加緦以士服無降殺加緦不必言耳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

祀則玄冕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此職先四望山川而後社稷五祀何也、以宗伯職見社稷五祀雖祭用希冕而非小祀、又以此職見宗伯職所謂五嶽兼四瀆四鎮、其下山林川澤乃羣小祀也、用此知冕服之用各依類以取義而非以服之尊卑爲事之輕重、大裘象天之色、且取其質也、衮冕先王之尸服也、鷩冕先公之尸服也、饗於太廟射共祀事、故從享先公之服而用鷩

爲虎蜼、山川之所生也、故祭四望之服用之、粉米所以養人、黼取其斷、黻取其辨、皆以象人事。社稷五祀禮通於上下、乃人事之最切近者、故服以祀之。羣小祀之類甚繁、玄冕衣無文、惟裳刺黻、則天神地示人鬼無不可以祀矣。如以事之輕重爲差、則太廟之享豈宜輕於五廟四望社稷五祀。豈宜輕於饗射哉。　公之服自袞冕以下、如王之服、則王備十二章可知矣。享先王以袞冕、則祀天地以十二章之服可知矣。不敢

服三辰之章以祀先王與不敢以袞冕祀先公其義一也郊特牲及明堂位皆特舉旂之章而不及於服者旂有旒而設日月乃周人創制若服之備十二章則遂古如茲不必言也 典命職上公九命爲伯其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則衣裳九章所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上公之服也天子法天以十二爲數蓋日月星辰麗天非人臣所可服

凡弔事弁經服

夏官弁師職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外此惟皋弁經韋弁蓋凡弁皆以處爲之故弁師及此職皆無爵弁蓋以爵弁製法一與皮弁同惟其色微異耳其詳宜見於冬官冬官既亡韋氏之記亦闕謹以此職相次之文義及弁師之製法參考之蓋皮弁者弁之正也故天子以視朝諸侯以聽朔兵事之弁則外必加冑春秋傳郤至免冑則內有弁可知䟽注用韎韋則弁宜同色若中有玉璂象邸玉笄則冑不可加矣。

故專用韎韋、示與皮弁之五采及玉象異也。田事雖習武、而無所用冑、其弁不可以加冑而止可以冠、故曰冠弁、示與韋弁異也。傳記於田事皆不曰皮弁而曰皮冠、則其采飾璂邸、必微異於皮弁。而今無考矣、凶事則曰服弁者、惟有服者可冠、不獨無采無玉、且以布爲之、冠武同材、其制各異、而以弁名者、大體與諸弁同也。弔事弁絰、宜素弁加環絰、而記云天子之哭諸侯爵弁絰紂衣、則未知何代之制、總之六冕則冕同

而衣異三弁則弁異而衣同其大畧也。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

河間獻王所得邦國禮自漢不能用至唐而亡孔賈作疏惟宗鄭注後儒遵守於喪禮之大經承誤而不知其非者約有數端猶幸其綱領尚存於此職者一一可徵參以儀禮戴記其舛誤可辨而正也注謂圻外之民爲天子無服不知曰國君者以明大夫君則其臣有服而民無服耳溥天之下皆天子之民也諸侯爲天子收民

則民爲之服而況天子乎康成旣誤謂無服故
注檀弓篇遂云三月天下服專指侯國大夫服
緦衰而言獨不思文承國中男女服之後則謂
天下之民明矣使服者惟侯國之大夫則宜特
文以見之而漢曰天下服使習其讀者第知天
下之民皆服而不知服者惟侯國之大夫記禮
者不宜若是之憒憒也喪期之變自漢文帝始
詔曰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娶婦嫁女祠
祀飲酒食肉則漢文帝以前天下之民皆斬衰

三月不得嫁娶祠祀飲酒食肉無疑矣又謂公卿大夫士之妻爲王齊衰期於后無服侯國之命婦於夫人亦然蓋因喪服無明文黃氏榦臣爲君服圖亦未叙列耳然此職曰爲天王斬衰爲后齊衰而昏義申之曰服父之義也服母之義也公卿大夫士視后猶母爲后服母之服而其妻則無服可乎古者嫂叔無服而於娣姒則以同室而生小功之親外命婦爲王服而於后轉無服可乎周官凡稱大喪皆謂王后也内宰

凡喪事佐后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春官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暮哭者內司服於九嬪世婦外別共凡命婦之喪衰正謂公卿大夫之妻耳可以後儒無稽之言而廢周公之典法哉儀禮不杖朞章曰爲夫之君蓋以婦人爲君且有服則后夫人不待言耳禮經中文畧而義該者如此類甚多則外命婦於后夫人並不杖期無疑也又據儀禮繐衰七月章謂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

故有服而士無服不知緦衰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大夫服此則士正服小功無疑矣即如此職於大夫曰其喪服加以大功小功於士曰亦如之遂據此謂士無緦服可乎若以接見天子爲義則諸侯之大夫固有未達於王朝者有雖聘頫而不得接見天子者小行人職大客則儐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是也諸侯之士有從君而達於王朝且任之以事者掌客職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

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是也且使從君朝覲適遭大喪卿大夫皆緦衰庶人縞素而士獨服吉可乎程朱治經多盡屏漢儒之說者以析要義理決不可通故也　羣儒曲護舊說亦約有數端一則謂庶人為國君齊衰又為天子齊衰則為貳統而例以為人後者為其本生父母不知為人後者服雖有降而無絶也若圻外之民無服則竟絶之於天子矣況民為國君非為人後之比大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

牧以地得民則雖諸侯不過爲天子繫屬此民與師長主友之屬等耳故侯國有災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必待大司徒之令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小行人所至之國札喪則令賻補凶荒則令賙委師役則令槁禬皆所以救民之死病也天子保民如子而民戴之如父母一旦天崩地坼而不爲數月之服不惟義不可以苟止而情亦不能苟安如以貳統爲嫌則男子

為父斬衰又為君斬衰婦人為夫斬衰又為長子斬衰亦為貳統矣毋乃害義傷教而不卽於人心乎一則謂婦人之從服必降於夫夫為后齊衰期妻不宜同獨不思父在為母期而婦為姑亦期婦為舅姑同服期而不問子之斬與齊則外命婦為王后君夫人同服期而不問其夫之斬與齊王后之喪外命婦之喪哭位備見於諸官而可以臆說亂之乎一則謂諸侯之大夫既降為繐衰不宜庶人轉承以齊衰不知服

之輕重、義各有當、大夫之降爲繐衰以不得上比於王臣耳。若民則天子之民、義無所嫌。故期以三月而齊衰不降、猶旁服有大功小功而世適之於高曾並齊衰三月也。禮以義起、而緣人情、學者反求其本、則於一曲之說、昭然若發矇矣、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経

注謂錫衰無事其縷、以公卿職近而情親、哀心

自內而發緦衰有事其布以諸侯人衆而地遠哀心由外而起非先王之禮意也內外尊卑之體殊則衰不得無辨其哀之輕重淺深則視乎其人與其功德耳王爲士服蓋五服內同姓及故舊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鄭注九章之說羣儒辨之詳矣學者終以三

辰之服未見於經爲疑不知六典乃設官分職之大經故服物采章文多不具即禮之大節也彼此互見未嘗舉一事而備其全故端緒難尋耳如三夫人不列職而見於酒人公孤不列職而見於朝士射人朝士射人職不明著其爲王朝之孤而以典命公之孤四命見之是也即禮之大節亦有五官宜見而無見者以冬官闕故也如巾車職小喪共匶路而天子之龍輴無見淩人大喪共夷槃冰而王后世子及夫人羣王

子以下之槃無見以大喪小喪之匶路。及冰槃之制必詳著於冬官也。此職第言衮而不及衮以上之三辰第言衮以下鷩以下毳以下玄以下而不及其繪繡之物則亦具詳於冬官可知矣。或以玉藻王被衮以象天爲疑不知彼乃裘之譌也。惟大裘純黑故以象天之色若被衮則非所以象天也。魯語天子大采朝日或祀天被裘以示質朝日則備十二章以盡文故曰大采與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

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緦承孤卿大夫也注不別白就卿大夫而言鄭氏鍔因此謂自孤以上不服謬矣天子諸侯乃絶旁期周官文畧而義詳於王曰凡凶事服弁服未別其爲何服也於卿大夫曰加以大功小功則天子諸侯服止齊斬具見矣於諸臣曰爲天王斬衰爲后齊衰則

侯國之臣於君夫人視此而外此皆自爲其親戚具見矣緦衰之名於王爲諸侯見之孤卿大夫加大功小功而士無降服則加緦不必言矣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

獨舉大祭祀大賓客者專以所奉言小祭祀小賓客則共其服而不親也節服氏所掌惟裘冕雖次祀之服不與焉蓋其差如此　鍾晼曰祭祀賓客不言亦小以王或不親也孝經所云不致遺小國之臣謂隨大國之臣旅見而各以其

藉禮之環小行人於小客受其幣而聽其辭則王不親見者多矣賈疏未安

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

司服通共喪紀之衣服而玉府又共復衣裳必王之所常服也典瑞通共喪紀之玉而玉府又共含玉必王之所愛玩也此亦事死如生之義

典祀

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百神之兆、非胥徒四十人所能修除、故必徵役於司隸、此臨祭而守厲禁其事簡、所帥之屬即胥徒也、

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文武在七世之內、本爲祧廟、八世九世、則別立世室而祧主藏焉、廟既增立、則守祧者亦以時增、疏乃謂奄八人、守七廟及姜嫄廟、而不得更增文武二廟、則固矣、

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疏因司服有大喪共其衣服之文、遂謂尸不服者以爲衣服、不知喪祭未虞以前、不立尸。故有衣服、若吉祭則設其裳衣、乃以授尸、無爲更奠之也、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

典祀注脩除、謂芟埽之、禮記、春秋脩其祖廟、管子抱蜀不言而廟堂自脩、脩除以止謂芟草、薙除塵壞有司脩除之、卽典祀帥其屬而脩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也、

旣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隋與服之藏各異而不別言之者隋非埋藏必致腐敗衣則常留以共祀事無待於明言也

世婦

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

女宮卽本職及舂人饎人所轄女奚也以列職於宮中故曰女宮司隸以罪人入舂槀者不在此列宗廟之粢盛祭器之濯漑乃以付盜賊之子女可乎　先鄭云比讀爲庀具也下言具則比

不得爲具、故後鄭不從、
凡王后有㩴事于婦人則詔相
覲禮、天子於諸侯無拜法、而當喪則答拜、覲顧命康王之誥、則不獨二王之後爲然、后所答拜、亦不獨二王之後之夫人、王之世母叔母姑姊妹、及王師傅之妻、以禮見、皆當答拜、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則命婦皆受命於君、而后夫人無爵命婦人之理、先鄭及疏之誤、先儒辨正甚明、而王氏應電反據以破後鄭、謬矣、

凡內事有達于外官者世婦掌之

以是知爲公卿大夫士之妻有齒德者備官王

宮而非王之嬪婦也

內宗

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天官內宰內小臣九嬪世婦春官世婦五職皆

言后之祭祀至內外宗始揭宗廟明外事后皆

不與也於疏且卑者見例則其上可知矣　於

內宗特著薦加豆籩則王后親薦而九嬪贊焉

者爲朝事饋食內羞之豆籩可知矣。尸告飽主人贊尸後主婦復薦豆籩故曰加康成以籩豆爲加故於以所獻之爵爲加爵本無可議而羣儒紛紛排擊過矣

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亦如之

內外宗各有專職有兼事薦加豆籩內宗之專職佐傳豆籩則兼事也佐后薦玉豆眡豆籩外宗之專職以樂羞齍則贊其兼事也九嬪贊玉齍九嬪贊后玉齍薦徹豆籩而外宗復佐贊何也九嬪贊后於正薦之時其奉齍與玉豆以入於室

而待陳者、則外宗也、外宗佐薦玉豆、內宗薦加豆籩、而朝事饋食之豆籩、奉以入室、無明文、何也、豆籩之徹也。內宗佐傳於外、則其陳也。奉以入室。不待言矣。豆籩之陳無文、何也、其徹也。后猶親之。而九嬪贊焉。則親陳不待言矣。　曰佐傳者、以正傳者外宗也、特牲少牢、敦黍敦稷、主婦親薦、徹者皆有司、春官世婦、掌涖內事、於外宮。則徹玉齍、遞傳而下者、亦有司也、故使外宗主之、皆禮意之微密也、但言佐傳豆籩者、外宗

職以樂羞齍則贊則傳王齍不待言矣

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王哭諸侯內外宗不宜序哭必王之周親也疏以薨於王國及本國爲別誤矣異姓庶姓雖薨於王國王親哭之使卿大夫弔可矣王之周親雖薨於本國而內外宗皆有進焉不序哭可乎

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注疏及王氏昭禹說俱未安若外諸侯惟后之父母或有奔喪之禮而絕無見於經傳即如漢

儒之說以公卿爲內諸侯苟屬異姓庶姓及同姓之疏遠者后亦不宜往弔也若卿大夫爲王伯叔父兄弟親兄弟之子卿大夫之妻爲王之姑姊妹王后不臨其喪可乎世婦內宗所弔則王之同姓而疎遠婚姻而切近者王后之弔僅一見於女巫職而他無及焉何也內宰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內小臣祭祀賓客喪紀擯詔后之禮事則弔事具矣

外宗

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眂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

曰贊王后薦玉豆、眂豆籩、則籩無以玉飾者可知矣、明堂位止言玉豆他書亦無言玉籩者蓋籩無以玉飾者故先獨舉玉豆而後別言豆籩、豆木器可用玉飾籩以竹制各有宜也惟食之豆則加豆羞豆無以玉飾者可知矣九嬪王后所親薦爲朝事饋贊玉齍、此曰以樂羞齍則贊則惟玉齍特以樂薦又可知矣經於玉八玉爵玉敦玉齍、玉齍注云用玉。敦玉敦盛血以待、歃則爲木器明矣每特文以見而疏謂凡王之

豆籩皆以玉飾未知何據

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

不曰及徹亦如之而曰及以樂徹不曰王后羞齍則贊而曰王后以樂羞齍則贊者明羣小祀不用樂則薦豆羞齍后或不親而外宗亦不贊也齍不言贊徹者說見九嬪職

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內宗王族之女也故后有事則從外宗則少疏矣非諸臣之配偶則子婦也凡內事達於外官

者以宮卿世婦掌之義亦如此且人數拔內宗爲多故可兼佐宗伯若王之姑姊妹女子子多降於外諸侯在王都者必甚稀也

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

宮中小祭祀內宗不與而外宗掌之以人數多可替代也而內宗數少故惟從王后而不贊宗伯之義益明矣

大喪則序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序內哭者與內宗聯事外則其專職也

冢人

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

春秋躋僖公、三傳皆以父子喻君臣、非謂兄弟可以亂昭穆也、自朱子以齊桓公四子皆立為君、若以繼序為昭穆、則祖以上皆無廟祀、其論定矣、賈疏義不可通、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居左右以前後、非左右排列也、如文王之子、則皆附於左而為昭、武王之子、則皆附於右而為

穆而又於其中分爵等以相前後以前謂少進而近於墓道之中央以後謂少退而遠於中央也古者以五服之內爲族又以祖及孫爲三族曰各以其族者繼世之王以昭穆分左右凡一王之子及孫皆從葬焉過此則別授之兆域亦如國民之有私地域若如注義子孫皆附其所出之王卽以五服爲限亦勢不能容矣　天子之別子衆兄弟之子皆宗焉不敢自附於祖王而葬則可附何也宗法爲収族而設也別子之

子自爲兄弟之子所宗別子自附葬於祖王其義並行而不相悖周公附葬於畢而滕爲文昭稱曾爲宗國蓋其徵也

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

死於兵謂罪在大辟及身爲不義而見戕者若執干戈以衛社稷可轉絶其兆域乎曾子所謂戰陳無勇謂臨陳退縮及先奔不得槪死敵者

居前謂居左右以前而近於中央耳注謂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辭意似晦

及葬言鸞車象人

孔子謂爲芻靈者善、此象人、當卽芻靈、後鄭及賈疏謂象人爲木偶、以破先鄭、誤矣、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正墓位、謂正之、使後之附葬者各以序也、凡事皆貴者至、然後蹕止行人、惟王之墓域則設爲禁令、使行者自止、所謂蹕墓域也、若諸侯諸臣之附葬者、則有事時爲之蹕而已、

凡祭墓爲尸

以是知古無墓祭也。凡祭祖考。無以異姓爲尸者、以其氣不相屬也。以冢人爲尸。則祭墓地之示可知矣。

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

此王之子孫爲諸侯卿大夫於畿內者、疏謂統同異姓誤矣、外諸侯則自有冢人、畿內異姓卿大夫則彼各有祖宗兆域、依昭穆而葬、墓大夫之所掌也、墓大夫職獨言令國民族葬而不及卿大夫者、卿大夫之祖宗皆國民也。以貴而立

廟尚不敢自主其祭。而使宗子主之。況敢去先人之兆域而別葬哉。墓大夫職、正其位、掌其度數、則兼卿大夫士而非獨庶人可知矣。變卿大夫士而曰諸臣者、兼王族之無爵者而言也。葬於墓者有多寡、故必臨時而後授之兆、塋域有廣狹、各爲之禁、而使不相侵、乃所以均之、

墓大夫

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

戴記絶族無移服親者屬也故知以服內爲限門耶有與衰子姓有衆寡必限以服內然後域可增損人無競心

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古者死徙無出鄉六鄉周廻王城必使中士各守一鄉而遂及公邑之墓地直其方者亦受節制而聽禁令焉遂與公邑居中而守者宜擇於其地之有司都家則自設官而遵用王朝之法如都家宗人司馬之類疏謂萬民各自守之誤

職喪

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

曰國之喪禮者自士以上國皆致禮焉與庶人異也。

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

宰夫職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宰夫使其旅則職喪官中之士亦必涖焉故王命有

事卽使詔贊主人之禮事也據此則所詔贊至諸大夫而止此承上文兼卿大夫士凡有爵者而不別白之何也王朝之士多宰夫不能皆使其旅治其喪故以公卿大夫爲限若此職所掌禁令序事則凡有爵者皆不可得而遺也且羣士之喪王命固不能徧及而或出王族或爲故舊婚姻或有勤勞命聞王特命有事焉則宰夫自應特具其儀物職喪自應詔贊其禮事故不得以公卿大夫爲限耳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一

大司樂

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治建者國之學政如樂德樂語樂舞六行六藝則始建典時即宜具備大司樂特治之而已其弦誦之時歌舞之節教學之數則大司樂建之而又治之也曰合國之子弟者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適子國子之倅國之俊選皆造也國子之教於虎門國子之倅掌於諸子者春秋合舞合

聲皆入於成均惟士庶子宿衛者宮正教之道藝宮伯行其秩叙不復隸大司樂耳疑王宮之士庶子即國子與其倅始常入於成均者考其德行道藝上不足以任卿大夫而下不至與不帥教者等故使宿衛於王宮所以因材而任其力也宿衛中職修而學進者仍可備卿大夫之選宮正教之道藝宮伯歲終則均叙宰夫書其能者良者以告於王是也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

宗

大司樂之屬、樂師教樂舞樂儀之節、大胥小胥正樂舞樂縣之位、皆樂之粗迹耳。大師小師審音播器巧以教瞽矇中和祗庸孝友之德、與道諷誦言語之義。非有道有德者孰能陶冶而成之。大司成即道德備而學士至衆、一人之耳目心力豈能徧愉哉。故凡有道者、皆使從問以開道其心知、凡有德者、皆使觀型以變化其氣質、學士之德行道藝所恃以養成者端在於此、非有司之所能

及也故其職無高卑其人無定數或取諸士大夫之休老者則其德與道已久著矣是鄉飲鄉射禮所謂先生也或以道德自重隱居而不仕者則所謂君子也其傑出者死則以為樂祖而祭於瞽宗戴記所云釋奠於先師者是也古者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從容無為而所關於治教者甚大太子入學而與羣士齒凡有道有德者皆所師承習與知長化與心成於德性豈小補哉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興賢能以進於王要其學之成也故必備六德六行始學樂者自養其德性則以中和為先而知仁聖義不可遽求也有父兄在故以孝友為先而睦婣任卹不能徧及也不敬則心不一無恒則業不精故合祗庸以為六德焉　體中達和所謂至德也敬業有常所謂敏德也仁孝友弟所謂孝德也此養士之本故與師氏之教同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以樂德教國子者非謂樂有此六德謂以樂教人所以養其六德也以樂語教國子者非謂樂之語有此六類謂以樂教人欲其達此六語也興者引彼物以興此事如春秋傳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毋吠穆叔曰小國爲繫太國省穡而用之是也道者述古而道其義如德正應和曰類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之類是也諷者微吟誦者朗讀此二者亦與肆業肄之諷誦異如雍門子微吟春秋傳公使歌之遂誦之是也言者賦詩以自言其情語者賦詩以

答人之意也、古之人不必親相語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觀春秋傳、列國君臣賦詩贈答、彼此各諭其意、而相應如響、惟其達於六語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 同此一詩、分而用之、即可與可道、可諷可誦可言可語、故知謂樂之語本有此六類、決不可通、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獨不及文王之樂者、六樂皆陳帝者之功德。故

於正祭用之。二南所稱多后夫人之事故於祭畢而燕用之而又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以化天下也。蓋以騶虞采蘋采蘩爲射節而諸侯之射也、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先行鄉飲酒之禮、其合樂皆終於二南則無地而不用無人而不問觀六樂之用尤切以徧矣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上經教樂語樂舞、乃分而教之、詠其聲者、雖調律呂於絲絃、而未合諸八音之全、動其容者、雖習於屈伸俯仰、而未應於鼓鍾之節會、故大合之、以備用、用之祭祀、則可以致鬼神示、作動物、用之燕饗、則可以和邦國、安賓客、說遠人、用之閭門鄉黨、則可以諧萬民、鄭注謂以冬至夏至作之、已不可通、而賈疏更覺支離、　王氏詳說謂此節以天地人之大祭祀言、分樂而序之、下數節以天地人之次祭祀言、非也、此節總言以

聲與舞大合樂而治神人、下乃分列天神地示人鬼所用之樂耳、　呂氏春秋言黃帝以嶰谷之竹、斷兩節、取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好異者多祖述之、不知傳記存者、古音律莫先於管子、管子曰、凡將起五音凡首、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又曰、凡聽宮聲、如牛鳴窌中、則九九為八十一、與宮聲之濁、昭昭然矣、尉語亦曰、夫宮音之主也、大不踰宮、細不過羽、而自黃鍾第之以至無

射齊騶忌亦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司馬遷博考羣書、而定黃鍾之管爲九寸、朱子宗之、而可以他說亂之乎、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凡陽律言奏陰律言歌者、陽律則尚陰而樂器陰也、陰律則尚陽而人聲陽也、陰陽和而後樂成、祀天之樂以陽律爲重、天主生物之始、故用黃鍾陽生之律而合以陰之大呂、

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祭地之樂、以陰律爲重、地主成物之終、故用應鍾陰成之律、而從陽之大蔟、

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

先鄭以四望爲日月星海、陳氏詳道以四望稱祀、遂據公羊注言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中包日月星辰司中司命、世儒或信焉、不知公羊氏本以三望爲大山河海、其曰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謂天子於海內名山大川、皆可有事、諸侯則僅得祭境內之山川耳、尚書望於山川、左傳

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禮記柴而望祀山川、經傳百家、不可枚舉、郎據周官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文正相承、則欲以四望爲月星辰、不可通矣、其意不過以天神之樂一、而地示之樂三爲疑耳、不知神之在天者無聲無形、不可以分而示之在地者有方有所、不容無別、故所用之樂各異、而禮亦然。大宗伯職天神之祀、禋祀、實柴、槱燎、同爲升煙之祭、而地示則血祭、

貍沈、疈辜、求神制牲、典文各異矣。六樂所致地示、三而天神則一、義亦如此、如謂四望不得稱祀、則四圭祀天、兩圭祀地、天地對文、俱可稱祀、何獨於四望而疑之、　古傳記於天神地示人鬼通稱祭、或通稱祀、惟周官分祀享祭、而典瑞職、於地及四望山川、皆稱祀、司服於四望山川亦然、諸儒之說、皆由未嘗詳考經傳之文耳、經於四瀆無明文、而參以諸職則見矣、典瑞職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則爲山川之祭可知

矣。宗伯職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此經既曰以祀四望、又曰以祭山川、則四望爲山川之大者明矣。下經四鎭五嶽崩、於山並及四鎭、則與五嶽配之四瀆、祭列四望、而不得下比凡山川明矣。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舊說周特立廟祀姜嫄、謂之閟宮、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商頌推契之自出、而舉有娀、義亦如此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注以先祖爲先王先公則外此更無所謂宗廟之祭矣劉氏彝以爲后稷而證以雝詩言禘大祖似爲得之但指意尚未分明辨見黃鍾爲宮節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象物及天神

象物、如史記樂書師曠鼓琴白雲起、風雨隨之之類、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鼓爲五音所由和、故首舉之、管與琴瑟、則堂上堂下歌奏之節也、並舉之而先管者、以重人氣也、凡樂八音具備、此特舉其尤貴重者耳、管

子曰、商聲如離羣羊、則其音最悲、非祭祀所宜、故其調不用、

凡樂圅鍾爲宫、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吕爲羽、靁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上言五變而致土示、此言八變而地示皆出、何也、上經列序五地土示者、原隰之示耳、記曰、大防具矣、不足以饗帝、則方澤之祭、較之原隰之

土示其感召必有難易可知矣

凡樂黄鍾爲宫大吕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祀先祖與祀宗廟歌奏及舞各異何也上經分樂而序之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圜邱方澤外之次祀則先妣先祖亦大祫時祫外之特祀也故劉氏彝之說可從然既作大武乃用以禘祀

而不用於大祫與時祭、何也、禮不王不禘、后稷始基、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至武王大統、乃集、故特舉禘祀、以成功之樂、告於先祖、而大祫時祫、則舞九磬。九功之德、三代所用、而盡善盡美、莫如虞帝、故獨用之。蓋不敢以己之功德、而薦於先王先公、卬不敢服袞冕以享先公之義也。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雖衆車徒、不敢以入宗廟之門、皆由此義衍而達之 此周公曲體武王之心而成其德者也、或曰先祖、或曰宗廟、何也、大祫時祫、皆升羣廟之主、入於稷廟、而獨舉於稷廟者、惟禘祀、及

戴記所稱特礿耳故不曰祖廟而曰先祖以禘
祀上兼帝嚳故也曰宗廟然後可該七廟之大
祫時祫此因事立文所以曲當也宗廟之舞武
王既自嫌何以不用象箾南籥也籥文舞也文
王終守臣節豈背自比於歷代受命之君故周
公作樂於伐崇遏密之武功皆不以入於舞節
而惟用籥舞歌二南又所以曲體文王之心而
成其德也文武之舞歌備載周頌大武南籥既
不用於宗廟將焉用之大武則禘祀而外宜用

於武廟之特礿。南籥則宗祀明堂而外。宜用於文廟之特礿。司服職享先公則鷩冕如無特礿則絕無獨享先公之事戴記所云有可徵信於經者此類是也至文武遞祧、則爲世室、則四時之祭皆用焉。且古者賓祭同樂、故四夏以享元侯、文王爲兩君相見之樂、則用爲聲教者溥矣、

天之體動、故其感較速。地之體靜、故其感較遲、然天地皆見在之氣。而人鬼則已屈之氣。故致之爲尤難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獨舉大祭祀者、眡瞭掌大師之縣、則凡事用樂、以聲展者、皆大師而大司樂弗親也。疏謂賓兼中小誤、周官諸職於祭祀賓客師田行役、皆於職事中平序、惟此職每發凡以起之、蓋此職之大體有三、而序次亦以爲界、自篇首至教樂舞成均設教之法也、自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大合樂以下、用樂以事神人及感通之效也、此下則大司樂躬親其事者、故以凡樂事起之、其於六樂再言凡者、一以見歌奏每調必備五聲

八音、一以見每變所致百物神示之各異也、於圜邱方澤宗廟之樂皆言凡者、見凡天神地示人鬼之樂宮調樂器皆同特所用之舞不得與圜邱方澤禘祫同也、知然者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四方用羽舞、旱暵用皇舞、凡小祭祀皆不與舞、則次祭以下不得用圜邱方澤禘祫之舞明矣、知宮調樂器皆同者、以類相求則舍此別無可用、又經云天神地示人鬼皆降則所用之同可知矣、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

則令奏昭夏

獨令奏三夏者、祭祀之樂、大師令奏。舊說歌

有辭、奏無辭、儀禮笙六篇皆有聲無辭、非也、燕

禮下管新宮、而左傳宋公賦新宮。則有辭可知

矣。大司樂令奏騶虞。則、凡言奏者。皆非無辭可

知矣。郎以金奏肆夏之三言之、曰三。則各有篇

章曲調明矣。而謂無辭可乎。

師國子而舞

大司樂帥國子而舞、非貴遊子弟弗用也。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則凡學士皆得與。大胥職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則學士蓋兼國子與選俊、

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

此經曰王大食、則膳夫職王日一舉乃少牢可知矣。曰三侑皆令奏鐘鼓、則膳夫職乃始食以樂侑、卒食以樂徹、而侑不至於三可知矣。朔月月半之大食、然後大司樂侑、則每日恒食工師

自供其職可知矣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羣儒據大司馬職謂愷樂獻於社不宜獻於祖非也曾子問古者師行以遷廟主行王制天子將出征造乎禰受命於祖則師有功必告於祖禰而奏愷明矣獻於社告於祖禰令奏者皆大司樂也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

不及四瀆何也舉五嶽四瀆而不及四鎮則疑

四鎮不在列舉四鎮五嶽則四瀆不待言矣周官內官無三夫人而於衆人致飲見之六職無公孤而於朝位見之無通經不一見者四瀆之名必見於司空之篇而今無考也

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疏去樂據廟中而言弛縣據路寢常縣之樂而言非也去樂者屏而不作其曰暫也弛縣者曰久也知然者諸侯之喪衆多去樂不能久也大臣則數少而情戚春秋傳知悼子未葬杜蕢諫

鼓鍾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是以隨縣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變雖大一日之事也大札大凶大憂非可一日而弭也則屏樂期有久暫必矣　侯國卿大夫數少故皆以卒哭爲期此經所謂大臣乃孤卿以上註疏兼大夫亦未安

此篇分樂合樂及律呂配合之義前儒推闡多疑似影響之談昔韓氏愈自言於經書惟求其意義之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則未嘗一得其

門戶朱子論祭祀無商音朱徽宗强作徵調不成必樂人辨得聲音方可理會但此別是一項也不消理會盡周衰疇人子弟分散樂器度數及鐘鏞鼓舞無一存者而欲鑿空造說此自欺之學耳故於前儒之說相沿旣久及義意猶可窺尋者約畧存之以俟後學之參考而不敢強爲之說以附韓朱二子闕疑慎言之義云

樂師

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

舞

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六者皆包大小舞而言，而樂師所教則主於小舞也。蓋人習其一謂之小舞，合衆小舞而大衍之，有綴兆行列，有進退止齊，而節之以聲音，以象功德，則謂之大舞。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

凡人行步及車行，皆有徐有疾，而舞者行其綴兆，亦有徐有疾，故教學舞者以行步之節而命

曰樂儀也、大學乃王大子春秋所有事、教國子、則王大子已包其中、注疏以王出入言義、尙可通、而世儒過爲掊擊、又或謂教王、非教國子、則謬也、至爲王、則無復教、於成均之義矣、雖孺子王、出入必有捧負導引者、拔節以行、而非樂師之職矣、自士大夫以至公卿、平時行步及任車、或從王出入朝廟、其儀無二、故並於學小舞時敎之、

環拜以鍾鼓爲節

朝位東西及南三面環拜謂羣臣環列而拜也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

小事用樂如玉藻進禨進羞工乃升歌之類樂師掌國學之政以貳大司樂王爲大子春秋入學時聞其教戒者也小事用樂使令奏鍾鼓則恒舞於宮酣歌於室之風何由而作哉小師於小祭祀外別舉小樂事而注謂小事用樂者卽小祭祀誤矣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

饗食諸侯覆陳序樂事令奏令相如祭之儀者

明舞徹則不與也蓋以舞仕者職之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

上經掌其序事總言凡樂事且與治其樂政並舉若如常例曰饗食諸侯亦如之則似令奏鍾鼓以下六節皆同而不兼序樂惟覆舉序樂令奏令相然後知饗食之樂異於祭者無來瞽皐舞歌徹三事又以見惟實祭樂節繁多故其事宜序若歌射節備常膳及進禨進羞之類則無

所用其序也。疏誤、和風翔曰、內宗以樂徹、徹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則徹亦宜用樂、蓋學士不與、而工師職之

樂出入令奏鍾鼓

九夏惟禮事之大者用之、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也、其獨言奏鍾鼓者、奏鍾鼓而無樂歌、此經是也、或奏鍾鼓以節他樂、此經饗食諸侯、序其樂事、皆令奏鍾鼓是也、牲出入、祭祀之大節也、故奏昭夏、若樂器樂工、則但以鍾鼓聲其出入

可矣　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注云樂之大歌有九又曰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樂崩亦從而亡故頌不能具韋昭注國語因之前此則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杜子春據之故知九夏皆有樂歌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行遺且異歟況九夏之奏皆禮之大節乎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郊廟朝廷閨門鄉黨之樂歌皆工部所熟習也

兵者凶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愷歌無庸預教必既捷然後因事陳辭以薦於廟社故樂師旋以教瞽矇而為之倡先王務德教以養人心之和具見於此 王氏昭禹鄭氏鍔謂大司樂王師大獻令奏愷樂為王親征此則命將出師非也曰凡軍大獻則包王行及命將明矣蓋大司樂掌令奏樂師則教愷歌而倡之事相承而各有所主也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大司樂所掌乃師儒之首在樂德樂語之諭教律呂之精微禮事之重大他不暇及故所屬樂官政令治訟皆樂師掌之其職如六官之師事與其長相成也

大胥

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學士之版合國子及鄉之選俊而言也而所致惟諸子何也蓋國子入於成均之外或在虎門師氏保氏教之國子之倅或宿衛於王宮宮伯

學之、或修業於鄉學、諸子學之、國子之在虎門

及國子之倅修業於鄉學者、春會、采合舞秋頒

學合聲則並入大學、與衆學士比校、而大胥學

致之注專以合舞言、義未備、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

不曰節而曰會者、舞之節必與聲會也。荀卿曰

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而治俯仰屈伸進退遲

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之節、而靡

有悖逆者、蓋言舞與聲會之難也、入入於綴兆

也、出退休也凡奏樂合舞人有定數學士習舞則更代而徧故出入無常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特舉祭祀則燕饗之樂學士皆不與明矣旄人職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則雖祭祀惟殷薦祖考之樂學士舞之至於燕樂則舞者伶官也自磬師至司干中下士凡六十人以舞仕而兼通於音者必多簡任焉旄人之屬舞散樂夷樂則燕樂之亞舞之者必伶官兩之中外士而卿矣公庭萬舞賢者以自傷故周公制禮不使學

士舞饗燕之樂爲其將爲公卿大夫之選其藝節不可不素嫻也　觀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則大祭祀學士得與樂官之貳同歌觀旄人職則正祭畢雖公侯孤卿之獻酬學士亦不可爲之屈而舞

序宮中之事

宮中之事謂樂事也祭祀賓客事在郊壇廟寢故特舉宮中之樂事如王大食恒食皆以樂侑記曰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比而次之使樂有常

度工有定員更番遞代與小事用樂必使樂師
令奏鍾鼓同義卽此所以大爲之防也　王氏
安石謂比國子宿衞宮中而學道藝者其事乃
宮正宮伯掌之與樂官無與歐陽謙之謂宮當
作官皆非也凡諸官之長必攷第官中之事惟
大司樂所司皆德教禮事之大者故樂師職凡
樂掌其序事正官中之樂事也而樂師之事亦
但殷故官中之樂事又使大胥專序之